

第二十八頁，最後一行。

【三身四智體中圓。八解六通心地印。】

從這一句看起。這一句裡面都是說的佛學的名相，而這些都是佛學的普通常識，我們應當把它記住。什麼叫『三身』、什麼叫『四智』、什麼叫『八解』、什麼叫『六通』，都要把它記住。註子裡面這四種名相只有六通它略掉了，這個地方沒有六通。「三身」是指的法身、報身、化身。法身是理體，就是本體，報身是自受用身，自己受用的，自受用身，化身是他受用身。這是有體有用，體是一個，用裡頭又分自用、分他用。所以三身就是一身，是一而三、三而一的。「四智」我們也講的不少了，就是大圓鏡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觀察智、成所作智，這不必解釋，註子裡頭說得很清楚。『體中圓』，體是理體裡面，圓圓滿滿具足，無有欠缺。人人都有一個本體，換句話說，三身四智個個體中都圓滿具足。

「八解」，解是解脫，所謂是「八處解脫」。八處解脫也是歸納，一切世間歸納為八處，處處自在，無有不自在者。要從理上講，就是八識的解脫；從事上講，這個地方列的有境界，內觀色、外觀色，乃至到想受滅，想受滅這是屬於滅盡定，也就是阿羅漢、辟支佛所證得的境界。註上有，我們就不必要細說。六通，這個地方是略掉了。六通第一個是「天眼通」，第二叫「天耳通」，第三叫「他心通」，別人心裡面有什麼念頭、想什麼事情你都能知道，那叫他心通。第四叫「宿命通」，宿命通就是知道過去世，我們俗話所說，知道過去未來，就是宿命通。第五種叫「神足通」，神足就是變化，你們看《西遊記》孫悟空七十二變，那就叫神足通，就

是變化自在。第六叫「漏盡通」，漏盡是煩惱斷盡的意思，漏是煩惱的代名詞。這六種神通前面的五種都不足以為貴，那個天上的天人，他有報得五通，他前面五種都可以具足，都有，從四王天到四禪天，這些天人都有這些神通。唯獨沒有漏盡，就是見思煩惱沒有斷盡。漏盡通從粗方面來講，得要到阿羅漢才能把三界之內見思煩惱斷盡。所以說是最低限度是小乘阿羅漢才可以稱有漏盡通，六通具足。

『心地印』，「心地」就是真如本性，「印」是講印證的意思。換句話說，八種解脫、六種神通也是我們本來具足的。所以這些不足以為奇，是人人本具、個個不無。這可惜的就是我們心性理體上起了無明，把我們的三身四智、八解六通這些無量的德用都迷失了而不能現前，這是迷失了。只要破迷開悟，這一些德能都能夠現前。現前不是你什麼證得的，也不是你什麼修得的，為什麼？本來就有，本來就有這個能力。確確實實如經所云，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」。那個時候神通廣大，比孫悟空大太多了，孫悟空只有七十二變，沒什麼了不起，孫悟空並沒有斷煩惱，所以那是小神通，小通。到你自己煩惱斷盡，那是無量無邊的神通德用，這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。問題我們要能夠信，要能信得過，要認真的把無明煩惱，就是心性裡面的障礙，我們要把它去掉。那說到這個地方，底下這一句接得就太好了，所以唯恐我們不相信。

【上士一決一切了。中下多聞多不信。】

『上士』，在佛法裡面講，上根利智的人，聰明智慧絕頂的人，對於前面所說無上的妙法，無上妙法也就是究竟真實之法，上根人一聽，他就相信、他就明瞭。這個信是真信，是明瞭的相信，並不是感情的那一種相信。感情的相信是迷，他是佛、他是觀音菩薩，他講的話我當然要相信。什麼道理他不曉得，只是菩薩講的話我

就要相信。這個叫迷信，這個不行，起不了什麼作用的。一定要是明瞭理了，而後能夠信他。所謂是「聞一知十，一聞千悟」，要這樣的信。這就是『一決一切了』，我們通常叫做徹悟，徹底的大悟。註解裡面註得很好，說「上士相見，目擊道存」，不必說話，彼此程度相當，在動作表情上見解就圓融、就溝通，不必說話。

中等以下的人就不行了，中等以下的人『多聞多不信』。為什麼？這樣的人執著在「多聞」。在世尊會上，阿難尊者就代表這一類的人物。正是古人所謂「言多則去道轉遠」，這一句話諸位要記住，就註解裡頭第三行的當中這句話。往往我們請教別人，你要是遇到那個高明的人，你的問題一提出來，人家一句話、兩句話就解答了，乾淨俐落。你要問的那個半通不通的人，他可以跟你講上三個小時、六個小時，講完之後，你還在五里霧中，摸不到頭緒，確實如此，找不到綱領。現在在文字上也是如此。你看我們讀古人的文字，就拿《證道歌》來說，短短這麼一篇，可以說是句句都是綱領。如果要把這些寫成白話文，你看看要寫一大堆，叫人看起來迷惑顛倒，頭都找不到。

譬如我們現在看報紙，長篇大論看下來之後，莫知所云。你再念念《古文觀止》，那些人文章不過是一百字到三百字之間的，一看，頭緒了然，這是我們要學習的。現在人有個習氣，為什麼？寫文章要算稿費，稿費是論字算的，明明一句話可以講得完的，我得扯上二十句、三十句。為什麼？拿稿費拿得多。現在人是看字數，不論內容的。所以我們這個學術水準才降低。在古時候著重內容，不著重文字的多寡。所以說古今崇尚不同。但是無論是言語、是文字，愈是精簡愈是上乘。言多怎麼樣？分別多、知見多，與道當然就愈轉愈遠了。

道本來就在眼前，六根所接觸之處無不是道，愈解釋就愈麻煩

。所以我們看經要會看，聽經要會聽，會聽、會看是離言說、離文字，一看就明瞭，一聽就開悟，這個叫會的。看了、聽了不悟，原因在哪裡？他就是一面在看、一面在聽是一面起分別、一面在打妄想，這個樣子與道就轉遠了。轉遠了，縱然是信，也不是真信，那個信心也不夠堅強。你譬如我們一般人是講信佛，諸位在座的，哪個不信佛？出了家，受了戒，修了幾十年，怎麼能說不信佛？可是再說這個信佛，底下都打了好多問號。為什麼？如果真正信佛的話，那就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為什麼還放不下？這放不下，口頭上說信，心裡也想信，一考試，他不行了。還是信的世間名聞利養，還是信的臺灣銀行印的鈔票。那個是可信，經典就不相信了，釋迦牟尼佛也不信。所以我們的信心禁不起考驗。

這個得禁得起考驗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。由此可知，阿羅漢、辟支佛、權教菩薩的信心都禁不起考驗，何況於我們？但是我們也不能看輕自己，有的時候我們信心確實超過了阿羅漢、超過了權教菩薩，問題就是你能不能有這個信心？信心，剛才說過了，不是建立在感情用事上。而我們信心所以不夠堅強，不是真正的信心，全是沒有離開心意識。心意識當家，這個信心就是感情用事，心意識都是感情，不是理智。離了心意識以後，這是真如本性當家，這是理智，那才叫真正的信。

「上士一決一切了」，他為什麼能一決一切了？就是他是真如本性當家，他不是心意識當家，所以一決一切了。中下根性的人依舊是心意識當家，所以是半信半疑。你看釋迦牟尼佛講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小乘人五千退席。那為什麼？就表示他信不過，小乘人已經得九次第定了，聞說大法還信不過。這就是說，他那個信是屬於感情用事。佛菩薩確實是慈悲之極，你看不但是理論說得這麼清楚，境界說得這麼清楚，而且還有那麼多人表演給我們看，教我們在

裡面覺悟什麼是真信、什麼是勉強的信。

【但自懷中解垢衣。誰能向外誇精進。】

這兩句話我們也要牢牢的記住，修行實在就是去煩惱、去執著而已。這裡解釋說，「垢衣者即無明煩惱也」。斷煩惱、破無明都需要智慧，定功可以去一部分煩惱，不能斷根，唯有般若智慧才能把煩惱的根斷掉，不但能斷煩惱，而且能夠除迷惑，迷惑就是無明，般若智慧有這樣的功德。我們講戒定慧，戒能夠斷粗重的煩惱，要能夠善持的話，可以斷這個粗重的小部分，定能斷大部分，都是不能夠除根的，除根一定要智慧。這修行人不過就是做這麼一樁事情而已。

『誰能向外誇精進』，談不上一個「精進」，縱然自己惑、業、苦三障都斷了，也沒有什麼值得可誇的。值得誇，拿現在講的話，現在很流行的，值得驕傲。有什麼值得驕傲的？驕傲是煩惱，是與第六意識俱生同來的、俱生而起的煩惱。無論做什麼功德、做什麼好事、有什麼成就，都不必要驕傲。有了這個東西，就證明病根沒除掉。不但佛法裡面不准我們有驕慢，世間法裡面，諸位念孔子公的書，也是戒除驕慢。你看《禮記》裡面明白的告訴我們，「傲不可長」，覺得你的傲慢已經可以了，不可以再增加了。這是世間法，雖然不講斷，但是不能夠增長。那我們再看看《易經》六十四卦裡面，你看看，六爻皆吉只有一卦，謙卦。其餘六十三卦裡面都有吉、有凶，都有吉凶。唯獨謙卦裡面是只有吉沒有凶相，謙就是謙虛，我們都應該曉得。這個地方說明了「誰能向外誇精進」。

『垢衣』就是無明。什麼時候才能把它解盡？得到成佛。為什麼？等覺菩薩還有一分生相無明沒有破，換句話說，等覺菩薩還穿了一件髒衣服。十地菩薩他穿了兩件，九地菩薩穿了三件。我們如果想想初發心，初發心菩薩，你還沒有入流，從入流初信位起到等

覺一共是五十件，那我們現在身上穿了五十二件，頭一件還沒有脫掉，穿了五十二件。這五十二件，愈是外面的愈骯髒，愈是外頭的愈髒。到等覺菩薩的時候，前面的五十件都脫掉了，還有一件，還有一件髒衣服沒有脫掉。所以說之為「垢衣大士」。所以這一句經文裡面包括的境界是非常廣大，真正得清淨是如來位。

還有一樁事情諸位要曉得，就是成了佛之後，往往示現在一切菩薩地位上，那叫另當別論，那是清淨大士。但是外表示現的是垢衣大士，實際上是清淨大士。不但他能夠示現各個階層不同的菩薩，他還有能力示現聲聞身、緣覺身、六道凡夫身。正是像《普門品》裡面所說的，應以何身得度，他就現什麼樣的身分，那個現的身全是清淨之身，肉身就是清淨法身，這個就是又當別論。可是這些人，跟諸位說，多，太多太多了，佛菩薩示現在我們當中太多太多了。那就是我們有眼不認識，甚至於天天坐在一起肩膀碰肩膀，那是古佛再來，這不知道，這冤枉不冤枉？這個情形確實有，而且跟諸位說很多。

註解後面有幾句我念一念，提醒提醒同學們。註解就是末後這一段，註解裡頭我們算小字第四行，倒數第四行，最後一句看起，「小乘之人專求事相，雖身圍法座，心遶法塵」。他的問題就在此地，就是心遶法塵，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很精進，為什麼？他從事相上。大乘菩薩沒有四相，和光同塵。你像諸位曉得的，濟公和尚也吃狗肉喝燒酒，那你看起來，人家看起來這是怪怪的樣子。但是諸位要曉得，那個市面上買的那個《濟公傳》那不能看，那裡頭是添枝添葉添得不像話。諸位要看得要看《高僧傳》裡面的《濟公傳》。但是濟公確實是高僧，有其人、有其事，確實是住在杭州靈隱寺。喝酒吃狗肉的事情也確實有，經裡頭確實有。像這樣的人也不止他一個，諸位在《高僧傳》裡頭看到的很多，這些不講求行跡的

真正的高僧，他不是對戒律很嚴格。像這些人我們能不能學？跟諸位說，不能學。我們要學，還是在事相誇精進那些人身上學，初學要這個學法。那些人是什麼？心已經得定，境界已經不動心，才可以，不是普通一般人能夠學習的。說到這裡來的時候，我也跟諸位說密不能學。密就是這樣的，我們功夫不夠的時候，哪還行？密裡頭真是殺盜淫妄都不斷的，他這個就是功夫、就是修行。我們功夫不夠的時候，一學就學到地獄裡去了，人家不動心。

《高僧傳》裡頭有一則，名字我都忘掉了，好多年，初學佛的時候看的，有這麼一個印象。有一個法師，那跟濟公差差不多，不是濟公，不是他，是另外一個人，也是不講求行跡的，酒肉不斷的。但是他教他的學生是嚴格要遵守戒律。學生不服氣，「你自己做不到，你為什麼要這樣約束我？」他說好，那明天我請你吃肉去。這學生就很高興，徒弟也很高興，明天師父請吃肉。到第二天的時候，「你們每個人把鋤頭帶到、畚箕帶到」。好，大家都帶了。帶到什麼亂墳崗裡面去，就挖死人，挖出來之後，在旁邊野餐。煮出來之後，「你們吃吧」。沒有一個人敢吃，他在那裡大吃，若無其事的。他說，「你們能有我這個功夫才可以學我，沒有我這個功夫，好好的修戒律，我教你怎麼做你就怎麼做」。他不著相，他吃肉跟那個吃大便一個味道。我們行不行？不行。所以這個是決定做不到的，這是我們要曉得。初學還是按照初學的軌道走，那是人家高程度的人，那學不得的。你說我們學佛，如果跟甘珠學佛，甘珠吃牛肉，好了，我們也去跟他吃牛肉。人家吃牛肉不造業，我們吃牛肉吃牠半斤將來要還牠八兩，這個不得了，這個事情。他吃的時候有功德，不要還債的；我們吃了要欠債，將來要還的，這個怎麼能學？所以不能學。所以說那是高程度的人，那是沒有法子的，程度不夠不行。

所以戒律是有等級的。雖然同樣一條，譬如說不殺生、不偷盜，這個戒律學，人天有人天的標準，有人天乘的講解法、修學法；聲聞緣覺有聲聞緣覺的解釋法，有他的修行法，那境界比我們高了；三賢菩薩有三賢菩薩的解釋法，有他的修法，那比我們又高了；到地上菩薩那個摩訶薩大菩薩們，他們又是一個修法，又是一種解釋法，名詞都一樣，境界、修法、功德都不相同。由此可知，這個東西不能躐等。所以我們一定要按部就班的來修學，不可以好高騖遠。理論我們可以明瞭，明瞭得愈多愈好、愈高愈好。佛法常講是「行布不礙圓融，圓融不礙行布」。可是我們的行門要腳踏實地。看看人家那麼高的標準，我們到底能學到哪一個階段？要腳踏實地的去修學。能做得到的我們就做，不能做到的不可以學，不可以勉強。

末後一句說，「寶公云」，寶公就是寶誌公，是跟梁武帝同時代的人，傳記裡面記載是觀世音菩薩再來的，那個《梁皇懺》就是他編的，這個人也非常之了不起。他有《十二時歌》，這個裡頭舉出一條，「人定亥」。亥時是晚上九點到十一點，這是晚上。「勇猛精進成懈怠，即其謂也」，就是說這麼一樁事情。精進，心裡面遶了法塵，就是外誇精進，這不是真精進。但是諸位要曉得，縱然不是真精進，現在人所謂說裝模作樣，能裝也就了不起。他要裝了一輩子，那不就變成真的了嗎？所以世間人常講，「偽君子，真小人」，偽君子畢竟比真小人還要高一籌。為什麼？他還裝像個君子，大家都能裝像一個君子，社會秩序那就好得太多了。所以縱然那個修行他是裝的，裝的也好，也值得我們尊敬。我們大家都能夠對那個裝模作樣人都能夠恭敬，他裝裝，他就覺得我裝的人家都恭敬我，那我真修，人家不是更恭敬嗎？能夠勉勵他。如果他是裝得這個樣子，「去！裝模作樣」，那我何必裝？算了，那不修了。這樣



子不但是不能夠勉勵人修行，而且把人修行的意念給打斷了，這樣做不好。所以他就是裝，明曉得他是裝，我們也極力讚歎他，我們也真正的恭敬他，這對他一種鼓勵，這就是菩薩心腸，就是去度化他。下面一句說：

【從他謗。任他非。把火燒天徒自疲。我聞恰似飲甘露。銷融頓入不思議。】

這幾句是講的忍辱，也很重要。尤其是在末法，無論你是真用功、是假用功，只要你稍稍用一點功，總有人毀謗。如果要人不毀謗幾乎是做不到。為什麼？想想，本師釋迦牟尼佛在今天毀謗他的人就不少，那何況我們？謗沒有關係，只要我們自己堅定，絕不因人毀謗而退失道心，絕不因人說是非，我們改變了方向，自己才能有成就。小註裡面說，「以言毀辱謂之謗，以是為不是謂之非」。這個事情在佛門外很容易！這個法門裡面，諸位特別要提高警覺。譬如說今天這非淨土的就不少。我在前面也跟諸位說過，他為什麼有這毀謗法門？這就是不圓融，圓融了就沒有。你譬如說禪給淨的毀謗也是常見的，修禪的人謗淨土，修淨的人謗禪。

你看看虛雲老和尚就沒有毀謗，虛雲老和尚不但不毀謗淨土，勸人念阿彌陀佛。尤其是在他最後一些開示裡頭。我從香港帶回來有一本《虛雲老和尚方便開示錄》，那是他老人家一百一十七歲在南華講的，底下人給他紀錄，這一部分東西在香港出版，分量不多。以後老和尚再沒寫東西、再沒說東西了，他一百二十歲圓寂的。這最後的開示，裡面只有兩篇勸人參禪的，其餘的統統是勸人修淨土，一共有幾十篇，大概有三十多篇的樣子，只有兩篇是講這個參禪的。所以說是真正通達之人，大開圓解，絕無毀謗。

修禪、修淨在於根性，一看你這個根性，不是修禪的根性，當然勸你修淨土；是修禪的根性，禪裡面容易開悟，這才鼓勵你修禪

。所以一個通達之人他是應機說法，不是感情。我修密的，你們一定要修密；我修禪的，你們都要修禪，不是這樣的。我害的這個病，吃這個藥一吃就好了；你們都有病，吃我的藥就治好了。他害得病跟我這個病不一樣，我這個病一吃藥吃好了、病好了，我這個藥給他一吃，不但不好，病加重了，甚至於吃死了。到那個時候，你還奇怪，「怎麼搞的？他業障深重，盲修瞎練」，還得怪別人，自己把人家路子指錯了，還得怪別人，這是冤枉，天大的冤枉！

所以咱們不能到觀機那個程度，自己還沒有到這個程度，這就是說好比學做醫生，還沒有治病的本事，不可以隨便給人家開處方，到能夠給人家開處方的時候，那你已經是醫師了。現在還在求學的時代，還在醫科裡頭念，念書一年級的學生，怎麼可以跟人家成名的大夫相比？這一點諸位要記住，不能隨便給人開方子。你要是隨便給人指的時候，有一個路可以指，就是念阿彌陀佛。為什麼？念阿彌陀佛這個路子人人可以修，決定不害人，它沒有副作用，所以稱之為阿伽陀藥，它沒有副作用。其餘的那些法門都有副作用，那都是要應機說法。唯有念佛法門，所謂是「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」，就好像萬金油、棒棒糖這一類的，什麼病用它有好處沒壞處，不對症也沒壞處，就是這一類東西。這就是說到這個問題。

還有一個問題，有些人說我們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是走迂迴的路，說我們修這個法門很笨。說彌勒淨土離我們很近，就在兜率天，從我們這上去第一層四王天，再上去就是忉利天，忉利天再上去夜摩天，夜摩天再上去就是兜率天。彌勒菩薩在兜率內院，將來是當來下生要成佛，為什麼不去親近他老人家，要跑到什麼十萬億佛國土之外，去求阿彌陀佛，捨近求遠？說我們迷惑顛倒無知。這種說法在現在很流行，我常常聽說。還有人，大概我在前兩三個禮拜之前，還有一個出家人打個電話，聽到這些事情，並且告訴我有

不少的大專學生，說受某法師的影響，他們都是毀謗西方淨土，他們提倡彌勒淨土。他說我們怎麼辦？我怎麼辦？我說你信不信？他說我還是信阿彌陀佛。我說那就好，他搞他的，你搞你的，你不要受他影響就好了。他說他們來問我，我怎麼辦？我說那能說就說，不能說就不要說，各人有各人的業障，不相同。總而言之句話，咱們得依法不依人，只要記住佛的四依法，這依法不依人。

佛在《大集經》裡面明明給我們授記，說「正法時期戒律成就，像法時期禪定成就，末法時期淨土成就」，我們現在生在末法，我們生在末法修淨土法門，遵照釋迦牟尼佛的遺教。如果我們走錯了路，釋迦牟尼佛要負責任。如果我們不聽話，去學別的東西，那釋迦牟尼佛可以不負責任。所以我們選擇淨土也不是隨隨便便選擇的，我們確確實實是有依據的。在一切經裡面去看，世尊示現成佛第一部所講的經是《華嚴經》，是二七日中定中所說的，佛在菩提樹下定中所說的。《華嚴經》諸位仔細去看看，就是大本的《阿彌陀經》，它最後「十大願王導歸極樂」，最後是歸結到淨土，那當然是淨土經。可見得佛從開始講經就指歸淨土。淨土如果要不殊勝，普賢菩薩怎麼能夠將華藏世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導歸淨土？這是我們要覺悟的。四十九年當中，無論說哪一部經、講哪一部論，可以說是時時指歸，我們再要不相信，那真是沒有法子了。

我記得有一年，在台中的時候，台中李老師講《金剛經》，好像是五十一年。李老師在台中已經講了十年，那十年都是勸人念阿彌陀佛。講了十年，台中人聽了十年，心裡也有點遺憾，好像人家都講般若、講禪，心都稍稍動搖了，好像淨土人家批評是老太婆教，不甘心當老太婆，要向上一著，要想去求向上一著。那李老師沒法子，就講《金剛經》，好，給你講向上一著，李老師那個《金剛經》也是指歸淨土。所以到以後講《維摩經》、講《華嚴經》，無

非是堅定大家的信心。所以我們不可以輕易被別人這些是非的這些話（毀謗）動搖了我們的信心，這一點是很可怕的。至於外邊什麼污辱、毀謗，我想大家都能夠忍受的。只是佛門這法門成見，彼此是非，這個東西是很容易影響我們修學，我們要特別的留意。

下面說，「見性之人，十二時中，所遇順逆之境，心則安然，不為萬境所轉也，一任毀謗於我」。這個幾句話很重要，毀謗隨他毀謗，我行我素，這樣就好。尤其諸位將來要發心去弘法，在講台上講經，遭遇到人家謗難是免不了的，幾乎每一個人都遇到過。這是要有堅定的毅力、決心，要有智慧，不為境界所動搖。李老師告訴我，他初到台中來，第一部好像是在台中法華寺講《百法明門》。在他以為台灣在日本統治五十年之下，日本的佛學向來在世界上是有一點名氣的，大概台灣佛教徒程度水準都相當不錯，他就選這《百法明門》來給大家講。他說頭一天來聽的時候有三十幾個人，到第二天就剩三個人了，他還是講。講完之後，對他們很客氣，招呼招呼，問問他們，請教請教你貴姓，你住在哪裡？結果一問的時候，原來他們是住在廟上的，不能走的。所以他像這些情形都會遇到過，他退不退心？不能退心，還是得要講。

所以他就教給我，初學講經，到外面人家請講經，千萬不能撒廣告，不能夠拉人來聽。為什麼？自己未必講得好，我再撒廣告，好！人都來了，頭一天人都來了，看看你講些什麼，到第二天都沒有了，這個東西這是很不容易下台，這是他的經驗談。說人家自己願意找來的，那沒話說。所以以後我就循照他這個方法。我初到臺北來講經，只有十幾個人聽，我是告訴大家，決定不能宣傳，決定不能撒廣告，你們廟裡請我講經，有多少人就多少人聽，那附近的人聽到，他喜歡來，好！他喜歡來隨他來。這個人數是天天有增加，增加一個、增加二個，總是增加，總不是一天來好多到第二天都

沒有了，這個要曉得。

還有就是不免刁難，那初學，總不能講得那麼如人意，人家說你這裡講錯了、那裡也不對。千萬不要跟人家辯駁，我什麼地方不對？我那裡解錯了？這樣愈辯，不是愈是找麻煩、愈是多事嗎？他指點我是錯的，我曉得我是對的，他是不對的，也得客氣一點，請你指教。自己少說話，讓他多說話，他就很高興，我很了不起，你看那法師的毛病我都把它挑出來了，那法師對我都服氣了。那就好了，他心滿意足他就走了。不要跟人結怨，不要跟人辯論，不要跟人過不去，總是要修忍辱。指教完了，還得給他磕頭頂禮，謝謝他的教導，我是初學，你們都是老師，學生在台上，老師在台下。初學，不會講經到這來學，會講經了，你請我我也不來。不會講，來學。會講了，那架子就大了，那你得要恭恭敬敬來請，那不請不來講。不會講經，就到處求學，人人都是老師。要這樣才能學得成，不是這樣子學不成。所以總得要謙虛，要真正的有一個學習的態度。

所以這毀謗之事是決定會有的，我們要曉得。這個地方說得好，說『任他非，從他謗，把火燒天徒自疲』，他是自找疲勞而已，我們自己心裡要明瞭。好，下課。